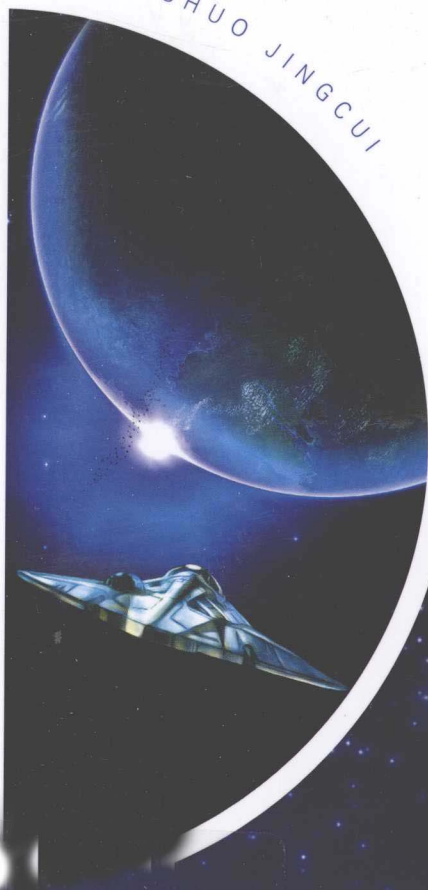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精粹系列

SHIJIE JINGDIAN KEHUAN XIAOSHUO JINGCUI

科幻小说精粹 世界经典

庄伟罗强 主编



每一本经典，都是文学和历史的沉淀
每一部名著，都是智慧和精神的凝聚

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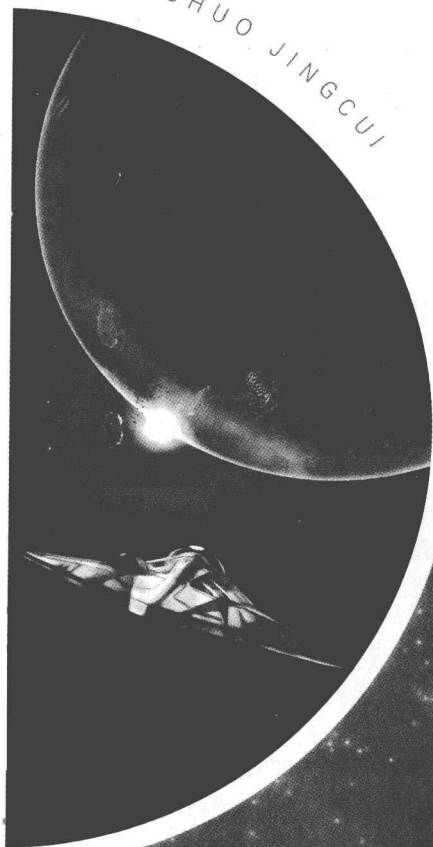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世界经典精粹系列

SHIJIE JINGDIAN KEHUAN XIAOSHUO JINGCUI

科幻小说精粹 世界经典

庄伟罗强 主编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精粹 / 庄伟, 罗强主编.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

(世界经典系列)

ISBN 978-7-5358-8094-9

I. ①世… II. ①庄… ②罗…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2034号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精粹

主 编: 庄 伟 罗 强

编 委 会: 余 乐 崔 杨 沈 民 胡宏亮

严立新 杨 昕 吴佳乐 陈新胜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吴双英 周倩倩

质量总监: 郑 瑾

版式设计:  嘉伟文化
JIAWEI CULTURE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销售部) 82196313(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销售部) 82196330(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制: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新码头95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星际战争	001
威尔历险记	010
银河系漫游指南	020
呆痴的火星入	031
2001年：宇宙空间的奥德赛	039
与“拉玛”相会	049
后花园里的假山	058
海底两万里	064
冰人	076
克隆地球人	086
人猿星球	095
鲑鱼之乱	105
怪物	112
魔鬼三角与UFO	117
太空神曲	124
长生不老公式	131
仙女座星云	138

星际战争

(英) 威尔斯

在1894年火星冲日的时候，地球上的许多天文台发现火星表面上闪光的部分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光芒。随后那几天的半夜，数百名观测者都看到了一道火光。这样一直持续了十个晚上，每晚一道火光。

我在路上碰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奥吉尔维，向他咨询有关火星的问题。他对于火星上有居民并且在向我们发信号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认为可能有大量的陨星坠落到了火星上，或者火星上正在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他告诉我：“火星上存在像人一样的生物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不久，人们就看到高空中一道火光从温彻斯特上空划过向东坠下。大家都认为这不过是颗平常的陨星而已。奥吉尔维也看到了这颗流星，天一亮，他就出发了，在霍塞尔公地上找到了那颗陨星。那东西掉下来的时候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坑，它几乎全埋在沙砾中，露出来的部分像个巨型圆筒。奥吉尔维走近那个庞然大物，惊讶地发现圆筒的顶部在筒身上慢慢地旋转。此时他还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直到他听到一阵低沉的、刺耳的声音，他脑海里才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圆筒是人造的——中间是空的！圆筒里的东西正在打开盖子！”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来到霍塞尔公地上，看到奥吉尔维和一个叫史丹特的皇家天文学家。圆筒已经变凉了很多，史丹特正在指挥几个工人进行挖掘。圆筒的大部分已经挖出来了，不过它的底部还是埋在地里。

太阳快要下山时，在坑边看热闹的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圆筒的末端正从里面拧开，我想大家可能都等着看到从里边出来一个人——也许和我们地球人不太一

样，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人。至少我是这么期待的。

圆筒打开了，一个庞大的灰色的圆圆的身躯——大概有一头熊那么大——慢慢地、痛苦地从圆筒里挤出来。它挣扎出来之后，光线一照，浑身像湿皮革一样闪闪发亮。它有两只巨大的黑眼睛，眼睛下面是嘴，但是没有嘴唇。它的整个身体剧烈地颤动着，滴着涎液，吃力地发出呼呼声。细长的触手状的附肢抓住圆筒的一边，另一个在空中挥舞着。由于地球引力作用，它的躯体变得沉重，动起来非常痛苦。我第一次看到它，心里便满是憎恶和害怕。

忽然那个怪物不见了。它从圆筒的一边掉进了坑里，像一堆皮革掉到地上一样发出“砰”的一声响。我吓坏了，转过身，疯了似的朝远处的树林跑去。人们四处分散跑开，都和我一样远远站在那，半惊讶半恐惧地盯着那个怪物。

夕阳已经落下，暮色降临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给人们壮了胆，有一小群人朝坑洞走去，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手里挥着一面白旗。人们觉得火星入虽然形状可憎，但显然是智慧生物，因此决定边发信号边靠近它，以表示我们也是智慧生物。奥吉尔维、史丹特都在里边。

忽然出现了一道闪光，从坑里喷出一团耀眼的绿色烟雾，一共有三股，一股接一股地笔直地升上天空。烟雾消失后，坑里慢慢地隆起一个影子，一束幽灵般的光柱似乎从里面闪过。紧接着出现了几道真正的火光，炫目的强光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人似乎突然都在一瞬间着了火。透过他们身上燃烧发出的光，我看到人们一个个趑趄趑趄，然后倒了下去。那股看不见的热线扫过的地方，树、篱笆和木头房子转瞬之间燃起一片火光。

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忽地向我袭来，我跌跌撞撞地跑了回去，把自己看到的都告诉了妻子，妻子也吓坏了。我只好反过来安慰她，向她反复重复着奥吉尔维告诉我的火星入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的观点。我特别强调了地球引力给它们带来的麻烦。地球表面的引力是火星表面的三倍。因此一个火星入在地球上的重量是它在火星上的三倍，但它的体力却不会改变。它的躯体对它来说就像一块沉重的铅。但奥吉尔维忽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因素：其一，地球上的大气比火星上的大气含有更多氧，这些大量的氧气让火星入精力充沛，这抵消了它们增加的大部分体重所带来的不便。其二，火星入掌握的机械方面的知识足以让它们在紧要关头无需使用体力。

那一整晚，火星入不停地敲敲打打，忙忙碌碌，高度警惕，不知疲倦，忙着

准备它们的机器，时不时有一股白中带绿的烟袅袅升上星空。

第二天，一个连的士兵沿着公地边缘部署了下来，组成一道警戒线。看来军方充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据晨报报道，许多部队正在开进途中。

到了晚上，又有一颗陨星从天而降，掉到了西北方向的松树林里。那颗陨星是绿色的，发出一道闪光，就像夏天的闪电一样。这是第二个圆筒。

天亮后，军队试图再次向火星发信号，但火星丝毫不予理会。战斗打响了，爆炸声、射击声离我们很近，地面都被震动了。我走到草坪上，看见小教堂的尖塔倒了下来，变成了一堆废墟。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让妻子收拾行李，准备到妻子在莱瑟海德的表兄妹们那儿去避难。我知道旅店店主有一辆双轮马车，就跑到他家里，愿出双倍的价钱租车，并承诺在午夜之前把车送回来。店主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同意把马车借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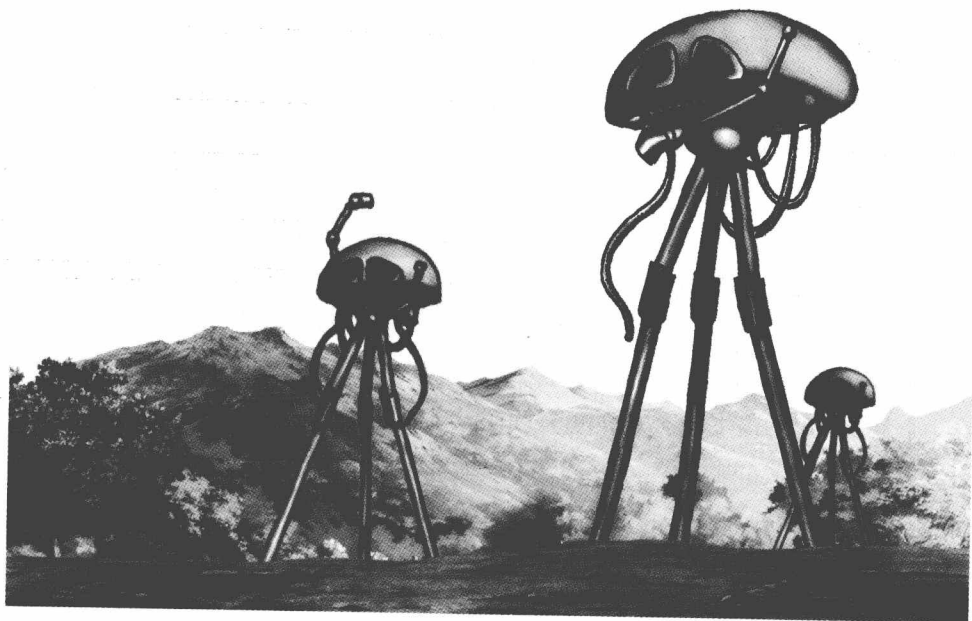
我们驾着车到了山脚下，再回过头去看，只见滚滚浓烟吐着红色的火苗升上了天空，烟雾已经远远地蔓延到了周边的几个村庄。显然，火星正在点燃热线范围内的一切东西。

把妻子送到莱瑟海德后，我休息了一个小时，就往回走，因为我向旅店店主作了保证，要把车送回去。

那晚出乎意料的黑。快到镇上时，一道绿火劈开了云层，第三颗陨星降落了！紧接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亮起了第一道炫目的紫色闪电，雷声像火箭一般在头上炸响。我驾着车继续往前赶，突然，亮如白昼的闪电光下，现出一个巨大的三脚架，比许多房子都高，它好像径直对着我冲了过来。我的精神一阵紧张，用力把马头朝右面使劲一扳，刹那间马车已经翻在了马儿身上，车辕“啪”的一声断了，我从侧面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一个浅水洼里。我几乎立刻爬了出来，发现马儿一动不动地躺着，它的脖子折断了。在闪电光照耀下，那巨大的机器从我身边跨过，翻过山顶，转眼不见了。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猫着腰，利用一切可以掩护的地形，朝家里走去，浑身湿淋淋的，瑟瑟发抖。快到山顶时，我被一个软软的东西给绊了一下。一道闪电划过，我看清那正是旅店的店主，他已经死了。我吓了一跳，不敢停留，慌忙逃回自己家里。

喝了点威士忌，换好衣服，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从楼上窗子远远望过去，车站附近的街道已经成了废墟，熊熊燃烧。这时，一个吓坏了的士兵跑进了我的



家。他是炮兵部队的马夫，傍晚时分才参加战斗。那时候工地上正在交火，据说第一批火星人正在一块金属盾牌的掩护下慢慢朝第二个圆筒爬去，后来这个金属盾牌摇摇晃晃地在三条腿上站了起来。他不小心掉到了一块凹地里，偷眼望去，那怪物的头罩像人的脑袋一样转来转去，它的触手拿着一个金属盒子，闪耀着绿色的光，从盒子里射出了热线。几分钟后，他已经看不到在工地上有一个活人，还没烧焦的灌木和树都燃了起来。天黑下来之后，他才逃了出来，到了我这里。

天放亮后，我们决定离开这所房子。士兵要往伦敦方向走，去那和他所在的炮兵连会合。我的计划是立即回到莱瑟海德，然后和妻子一起离开英国。因为我已经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些怪物被消灭掉以前，伦敦周围的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毁坏。但是第三个圆筒落在我们和莱瑟海德之间，我们只能绕道过去。

一路上，到处是烧焦了的尸体，没见着一个活人。又走了一段，我们看到在一块平敞的草地那边整齐地架着六门十二磅的大炮，炮兵们站在那里，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在远处的桥那边，士兵们正筑起一条长长的壁垒，后面大炮更多。

“那简直就是拿弓箭对付闪电。”跟我同行的士兵说道，“他们还没见识过热线呢。”

我们继续前行，中午时分，到了歇普登水闸附近，那里是泰晤士河和威河交

汇的地方。到处是吵吵嚷嚷的逃难者，尽管人们还没有惊惶失措，但是人太多，已经没有足够的船只载送人们渡河了。

突然一声炮响，战斗开始了。五个装甲火星人的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远处的小树丛上方，它们飞快地冲过来，装甲身体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河边的人群都被吓得纷纷逃散。我脑子里满是那可怕的热线，赶快扑进了水里。火星人的没有理会四处逃散的人群，而是向河对岸还在开火的大炮冲去。其中一个火星人的刚上岸，藏在树丛里的六门大炮一齐开了火。其中一枚炮弹在怪物的脸上爆炸开来。它的头罩一下裂开了，红色的肉和闪光的金属碎片四处飞溅开去，然后重重地摔进了河里。它手中的热线箱摔到水面上时，水立刻变成了蒸汽。

其他几个火星人的赶了过来，其中两个俯下身去看着它们同伴的尸体，另外两个高举热线箱挥舞着，滋滋的热线扫向四面八方。所有被射到的地方立刻窜出冒着黑烟的火苗，房子被光束碰到的地方立刻坍塌下去，好像熔化掉了一样。热线来回跳动着，把四处逃窜的人们吞噬掉，紧接着就射到了水边，热线经过的地方的水沸腾了起来，冒出一片蒸气。我转身朝岸上跑去，转眼间，一个几乎和沸水一样烫的巨浪打到了我身上。我大叫着，身体给烫伤了，眼睛也差点烫瞎了，疼痛难忍，艰难地逃到了岸上。

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四个火星人的抬起了同伴的尸体走了。我才慢慢地明白，我已经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从地球武器的威力中受到这次突然教训之后，火星人的退到了霍塞尔工地上它们原来的地方。它们并不着急，圆筒一个接一个发射到地球上来，每隔24小时它们就会得到增援。军方也充分意识到了敌人的强大，加紧了战备，每分钟都有一门大炮运往阵地。

我带着浑身剧痛，历尽千辛万苦，向伦敦方向逃去，因为我没有办法赶到莱瑟海德了。我记不太清那个助理牧师是什么时候到的，可能当时我昏睡了过去。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弱，眼睛很大，是淡蓝色的，茫然地望着别的地方，神神叨叨地念着什么。很显然他是来自威伯利奇的一个逃难者，那里的惨痛经历让他快失去理智了。

火星人的又开始了进攻。那天晚上，有七个火星人的拿着一根粗粗的黑管子，向在它们前面的、所有可能隐藏着大炮的每座山、每片树林、每排房子和其他地方发射了巨大的气体储存罐。气体储存罐砸到地上摔了个粉碎，立即放出大量浓浓的黑色蒸气，慢慢地扩散到周围的地面上。所有需要呼吸的生物，只要一碰到

黑烟，或者吸入那么一点，就会死去。火星人在黑烟发挥作用之后，一边往前推进，一边喷上一些蒸气使空气重新清新起来。

我和牧师躲在一所被遗弃的房子里，借着星光从窗户里往外看，只见远处探照灯在扫来扫去，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炮声。大约15分钟后，探照灯苍白的灯光熄灭了，炮声也渐渐零落。整个晚上，火星星人用管子开道，在通往伦敦的乡间释放了这些奇怪的毒气。它们再也没有给炮兵半点开炮射击的机会。只要前面可能埋伏着大炮，火星星人就射出一个毒气罐。此后，对火星星人有组织的反击就停止了，因为反击是毫无希望的。

天亮后，黑烟正朝里士满的街道上涌去。政府也快要崩溃瓦解了，在做了最后的抵抗之后，他们通知伦敦的居民必须赶快逃走。逃跑的人群迅速汇成了一股人流，在火车站周围挤来挤去，在泰晤士河纷纷争抢着渡河。警察机构已经乱成一团，失去了作用。出城的各条路上挤满了汹涌的人流，你推我挤，朝北方涌去。他们的脸上都充满恐惧和痛苦。

远处，在位于泰晤士河南面的青山上，闪闪发光的火星星人来回走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向各处散布黑色的毒烟。等毒气把那里的生命杀死了之后，它们又喷射些蒸汽来清新空气，然后占领那个地区。它们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把人类赶尽杀绝，而只是想彻底打击人们的斗志，瓦解任何抵抗。

我和牧师在那所空房子里待了两天，以躲避黑烟的袭击。黑烟散去，可以继续上路了，但是牧师却还昏昏沉沉，认为在这儿很安全，不愿离去。我下决心离开他，先去找了水和食物。当他知道我打算一个人走，也立刻起身出发了。沿途到处躺着死尸，都盖着厚厚的黑色尘土。突然，我们看见远处房顶上有一个装甲火星星人的上部分结构，慌忙转身藏到了一个花园的板房里。牧师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再也不敢动了。但我去莱瑟海德的想法非常坚定，不愿意坐以待毙。

夜里，我又冒险出发了，把牧师留在了板房里，但他匆匆地跟了出来。火星星人似乎无处不在。我们再也不敢走大路，只好躲在篱笆和树丛里偷偷行动。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有一幢环绕着围墙的白房子，我们走了进去，在房子的餐室里找到了不少食物。这时出现了一道炫目的绿色闪光，接着就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我们身后响起了轰隆声，天花板上的灰泥掉下来，把我砸在地板上。当我苏醒过来之后，我们又处在一片黑暗中了，牧师满脸是血，看来也受了伤。

天渐渐亮了，阳光从房梁的一个缺口射了进来，我们才发现大部分的房子已

经倒塌了。透过墙上的缺口，我看见一个火星人的身体，我想它正在给还在发烫的圆筒站岗。这应该是从火星来的第五个圆筒，它落在这座房子上，把我们埋在了废墟里。火星人在坑里忙碌着，我们只好静静地待在储藏室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我们藏身的地方非常安全，也便于观察火星人的行动。它们好像不用吃东西，只摄入其他动物的血，我亲眼见到它们把动物的血——甚至是活着的人身上抽得的血，注射进自己的血管……

火星上的植物是像血一样的红色，而不是地球上常见的绿色。火星带来的种子无一例外地在地球上长出了红色的植物，但是，只有那种后来被我们称为红草的植物才在和地球上植物的竞争中生存了下来。红草的生长快得惊人，而且覆盖了许多地方。在我们被困在房子里的三四天时间里，红草就覆盖了坑的边缘，后来我发现它长满了整个田野，尤其是水边。

当我还在看着火星人在阳光下缓慢的动作，注意着它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牧师用力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才想起来他的存在。因为开口只能容下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观察，让牧师享受一下他的特权。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和习惯以及行为完全不同，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和隔绝状态更使这种隔阂有增无减。他的行为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简直快要给他逼疯了。

一天，一个战斗机器将一个长长的触手伸向了安放在后背的一个笼子，将一个中年人扔到土堆后头，然后就传来了哀号声和火星人的欢呼声。牧师看到了这一切，吓得惊慌失措，完全丧失了明辨事理的能力。我终于觉察到，我这个黑暗中的唯一伙伴已经成了一个疯子。困在废墟里的第十天，他停止了小声嘀咕，开始大声说话了，一面祷告，一面哭哭啼啼。他的声音太响，我不得不制止他，因为我怕给火星人的听到。牧师突然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要出去！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

我既感到害怕又怒不可遏，在厨房里顺手摸出一把刀，拿刀柄砸在他的头上。他头朝前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忽然间，我听见了外头的灰泥碎裂的声音，随后，一根长长的金属触手从洞里慢慢伸了进来。我慌忙朝着储藏室退去，尽量把自己藏在木柴和煤堆里。触手从厨房又转进了储藏室，检查着墙壁、煤堆、木柴和天顶。它没有发现我，但它退出去的时候，把牧师带走了。此后，它再没有到储藏室里来过。

我在黑暗里忍饥挨饿躺了整整一天，甚至不敢爬出去喝水。又过了四天，外头的宁静终于让我鼓起了勇气，我朝外头看去，见一大群乌鸦在火星人吃剩的尸体骨骸上扑腾着，争抢着。所有的机器都走了，整个地方只剩下沙地上圆形的大坑。我走出废墟，继续前行，走了几天，却始终没有见到一个人，也没看到火星人。

在穿过一座桥时，那里到处都是红草，但红草的叶子上已经长出了白斑，传染病正在迅速地传播开来。过桥以后，我看到了更多的黑灰和死尸。我走得离伦敦越近，四周就越寂静。突然传来一阵哀号声，我穿过几条大街向北走去，声音变得更响了。巨大的声浪扫过宽阔的、洒满阳光的大路，沿着两边的高楼之间传过来。

已经过了中午。我独自在这个死寂的城市里徘徊着，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孤独。黄昏时分，我到了摄政公园，在夕阳下，远处树林的上面露出了一个火星人的头罩，哀号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好奇心压过了心中的恐惧，我打算绕过公园，从另一边望一望这个站着不动、不断哀号着的火星人的头罩。半路上，我看见了第二个火星人的头罩，它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没多久，嚎叫声终于停下来了。然后就是寂静，黑夜中死一般的沉寂。我害怕了，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黎明之前，我的勇气又恢复了。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大街望去，在黎明的微光下看到了樱草山的轮廓。在山顶上，一个火星人文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我大胆地朝火星人的头罩走去，看见一群黑色的鸟在火星人的头罩上方盘旋着。我的心狂跳起来，脑子里闪过的那个念头渐渐变成真的，变得不可思议起来。当我朝山上一动不动的火星人的头罩跑去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了恐惧。

爬到山顶上，这是火星人的一个巨大堡垒，里面到处都是巨大的机器。有一些火星人的头罩还在翻倒的战斗机器里，还有十几个已经发黑，静静地排成一行——它们都死了！它们被造成腐烂和疾病的细菌杀死了，它们对细菌完全没有准备。它们没有被人类的武器征服，却被地球上这种最不起眼的东西征服了。上帝以他的智慧，把细菌放在了地球上。从远古时代，细菌就摧残着人类，但是通过自然选择，我们的身体对许多细菌已经产生了完全的免疫力。但是火星上没有细菌，这些入侵者直接来到了这里，在地球上吃喝，我们这些细小的同盟军就开始在他们身上发作起来，要了它们的命。

我转过身顺着山坡望下去，一群鸟在那里转着圈，那里站着两个火星人的头罩，我

昨晚正好看到它们。一个是在叫喊它的同伴时死去的。它也许是最后一个死的，因为它的叫声直到机器停止的时候才中断。它们现在只是毫无害处的，用发亮金属制成的三足高塔，在渐渐升起的太阳下闪着光。

磨难已经结束了。从那天起人们就已经开始治疗战争的创伤。分散在各地的幸存者也陆续重返家园。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家里一片凄凉，与我和炮兵离开时的样子一样。这时，身后的落地窗被打开了。我回头看去，在那里，站着我的堂姐和妻子。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有《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月球上最早的人类》、《在彗星出现的日子》等。

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是外星人入侵地球题材的经典之作。小说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建立了庞大殖民地、称霸世界的19世纪末期。火星从天而降，在伦敦附近着陆，拉开了征服地球战争的序幕。人类以机枪大炮面对火星人的先进武器——“热光”和“黑烟”。几十个火星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所向披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打得英国军队落花流水，致使政府、制度、社会土崩瓦解。然而，火星尚未彻底征服地球，灭顶之灾就悄然向它们袭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它们的克星竟是地球上最卑微、最渺小的生物——细菌。

作者将火星征服与破坏的地点独独选在伦敦一带，这对于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的自负心理不啻是当头一棒：弱小民族今天的命运可能就是大不列颠民族明天的命运。

威尔历险记

(英) 克里斯托弗



很多年以前，一种不知来自何方的三脚机器人征服了地球。大城市完全被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争，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后的饥荒。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都被戴上了机器帽子，他们不得不为三脚机器人干活，他们甚至不得不去打击那些拒绝戴上机器帽子的人类同胞。

多年以后，人类文明已经倒退到了中世纪，他们甚至不知道电是怎么回事。小孩满14岁后，三脚机器人就给他戴上一顶机器帽子，通过这些帽子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那一年我13岁，对机器帽子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虽然心里有许多疑惑，但没有谁会告诉你有关三脚机器人的问题。

杰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几年以前，他去温彻斯特看他的姑妈的时候，曾经偷偷溜到过一片已成了一片废墟的古城。那座古城在温彻斯特以南的海边，比温彻斯特还要大二十倍，在海边的港口里有一艘古船，那只船比我们村子还大。

“在三脚机器人到来之前，人们建造了那艘船，威尔。”他告诉我。

当然，我听到过那些古老城市的事。但是，大多数人害怕谈论那些古城。肯定不会有人胆敢亲自去看那些城市了。

杰克已经14岁了，他是我们村今年唯一要接受一顶机器帽子的人。加冠日是个公定的假日。这天，我们在村长带领下，全走到大街上，等候着三脚机器人到来。

不一会儿，三脚机器人到了。它的身体就像被一个切成一半的大金属球，装

着三条长长的金属腿。三脚机器人的每一条腿都有教堂塔楼三倍那么高，每条腿的最上面，又有一只胳膊，每只胳膊就像一条金属蛇一样弯曲着。

杰克独自站在镇中心广场上，三脚机器人用它那像手一样的手臂末梢把杰克的身体卷了起来。接着就把杰克提起来，越举越高，举到站在我们上面的那个大身体边上。三脚机器人脸上那个像嘴一样的洞口打开了，一转眼工夫，杰克就被送到洞口里面去了，那张嘴接着就闭上了。

等杰克回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好像有点苍白。他的头顶上，头发被割去一块，有一顶金属帽子，还拖着金属导线。那顶帽子会跟他一辈子，一直就装在那儿。我问他：“你好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那时你曾经把古时候人所制造出来的一些东西告诉了我。”

“那不是真的！”杰克冷淡地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此后，我不大看得到杰克了。我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长着红头发、红胡子的流浪汉，他说话幽默风趣，我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以往村里出现的那些流浪汉，都是些因戴机器帽出了毛病的精神病患者，但我可以肯定，这个红胡子是个聪明而可靠的善良人。

我不顾父母的警告，和他成了好朋友。正是从他那里，我才明白了机器帽子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所有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全都在那种残酷力量的控制之下。

流浪汉告诉我，他是个自由人，他头上的帽子是从死人身上弄来的，并不发出指令。他到这儿来是带有重要使命，居住在南方白色群山中的自由人派他物色一些没有戴上机器帽子，并有勇气进行长途跋涉的孩子，带他们到自由的白色群山中去。

红胡子流浪汉走了，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罗盘针和一张地图。我开始做长途旅行的准备。三脚机器人控制着人的生命，我宁愿去死，也不愿像杰克那样戴上一顶机器帽子。一星期后，我背着塞满食品和衣服的背包出逃了。和我一起逃走的，还有我的表弟亨利。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了港口城镇罗姆尼，在那里找到了“奥利安号”的科蒂斯船长。红胡子流浪汉曾告诉过我，这条船上都是我们的人。当天夜里，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了法国。分别时，科蒂斯船长告诫我们，要提防那些成年人。在法国，人们只要发现你是逃出来的外国孩子，就会给你扣上机器帽子。

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吵闹的市镇，来到一个小村落。刚进村，村民们就把我们抓了起来。他们围着我们俩，指手画脚地大喊大叫。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发现有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孩一直在打量着我们，他没戴机器帽子。

凶恶的村民把我们关在酒店的一间地下室里。半夜，我似睡非睡，忽然听到有人在悄悄开锁，是那个戴眼镜的男孩！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用英语说：“我是来救你们的。”

那男孩把我们带到村外的大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叫江波儿，是个孤儿，喜欢英语，还喜欢搞发明。他已经注意到，凡是戴上机器帽子的人，从来没有发明过任何东西，所以 he 不想加冠，而且试着发明某种能帮助他逃跑的东西。他发现我们没戴机器帽子，就断定我们一定是从英国逃出来的，因此打定主意要救我们。

真想不到，这场麻烦倒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朋友。我把我们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江波儿，他听了非常激动，决定和我们一起到白色群山去。

我们一直朝南走，不久便来到一座古城——地图上标出的那个真正的大城市。我们在高岗上默默地站立着，被这座城市巨大的规模所震撼。我说：“我们绕城一圈得走很长的路。我简直看不到头。”

“绕着城走一圈？”江波儿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穿城而过呢？”

起初我有点害怕，但是这种想法使我们全都兴奋起来。所以我们决定试上一试。

古老的街道在树阴下又凉又黑。鸟儿在我们头上叫着。但是再没有别的声音打破这一片寂静了。这是一座死城。沿途我们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许多装着轮子的大金属箱子在所有的街道上停着，其中一些里面还有古人的骷髅。

没多久，江波儿便发现了新大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巨大的洞口前，洞里一片漆黑，洞口顶部有个金属牌，上面写着“地下铁道”。我们很好奇，就点燃蜡烛，沿着台阶一直下到底层，一辆废弃的列车躺在铁轨上。亨利在车厢里发现了一只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属蛋，每个金属蛋的尾部都有个环。亨利拿起一个，拉出了环，金属蛋不小心从他手里滚到车门外。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火光照亮了整个隧道，亨利和我被颠翻在座位上。

“好险！要是它没滚到车厢底下的话——”我的话还没说完，江波儿又拾起了另一只金属蛋，我和亨利同时叫喊起来，但江波儿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走到

车门口，就把那只金属蛋扔了出去。于是又是闪光和巨响。我非常生气，这简直是在干蠢事！可江波儿却说，他现在已经知道这种金属蛋的功能，环拉出来后七秒就爆炸。说完，他还把一些金属蛋放进背包，说这东西以后会有用的。

几天后，在一片灌木林中，我们遭到一个三脚机器人的追捕。江波儿背包里的那些金属蛋这下可派上了用场。我们瞄准三脚机器人的长腿，把金属蛋使劲投过去。轰！轰！爆炸过后，三脚机器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我捡起一个金属蛋，拉开环，正要再投过去，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卷住了我的身体。原来那个三脚机器人甩下一条巨大的手臂，像蛇一样缠住了我的身子，正朝它那半球形身躯上的一个张开的洞口里送。我用尽全力把手里的金属蛋扔进了洞。

一声巨响后，我的那个金属蛋奏效了，那个缠着我的手臂很快地松垂下来，三脚机器人完蛋了。我顺着那条手臂溜到地面，拔脚就跑。我们靠勇敢和机智打了个大胜仗！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三个孩子终于来到了白色群山，来到了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自由人中间。

在终年积雪的白色群山，气候寒冷，生活艰苦，但这里的人却是自由的，有希望的。他们为摧毁那些三脚机器人已经准备了好多年。在山里，我们这些孩子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以便能胜任即将肩负的使命——捣毁机器人的城市。

在德国，有一座三脚机器人的城市，它们每年都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欧洲各地挑选一些男孩女孩到德国，充当它们的奴仆。德国人每年夏天都举行运动会，那些优胜者全都被选去服侍机器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运动会上取胜，打入三脚机器人的城市，设法弄清它们的秘密，然后逃回来。

为了能制服三脚机器人，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我们发狠地练习。我练拳击，亨利练长跑，江波儿练跳高。最后，我和江波儿，还有一个叫弗里茨的德国孩子被选定去参加运动会，亨利因成绩不理想而落选。

夏天到了，我们戴上死人的机器帽子，乘船来到举行运动会的地方。我和弗里茨夺得了冠军，而江波儿只拿了个亚军。运动会闭幕的那天，六个三脚机器人把得胜的三十多个孩子带到了它们的城市。

三脚机器人的城市建造在一片废墟的边缘。它被一个巨大的绿色玻璃棚盖得严严实实，金子造的城墙比三脚机器人50英尺高的长腿还高三倍。一条河从城墙下的一个洞口奔涌而出。